

耶穌的吩咐

書叢社報週學文

耶穌的吩咐

汪靜之著

1927

開明書店

耶穌的吩咐

實價大洋五角
(外埠酌加郵費)

一九二六年七月付印
一九二六年九月發行
一九二七年十月再版

著者 汪靜之

出版者 文學週報社

發行者 開明書店

印刷者 友文印刷所

版 權 所 有

發行所

上海望平街中

開明書店

自序

幼年時在私塾裡讀過好幾篇關於烈女的傳記，有許多是令人神驚魄動，胆戰肉躍的佳作，覺得古時這些烈女都是了不得的人中豪，都是非凡的人中傑，就對她們肅然生敬，崇拜到五體投地。後來方知古人不得專美於前，我們現在的烈女不但比之古人而無愧，即比之最古的原人亦無愧。我們鄉間的烈女節女有吊死的，有捧着木主和鬼魂結婚的，有餓死的種種，雖然餓死是被鎖在房裡強迫餓死的，被鎖的烈女餓得大哭大叫，求人家救命，男子都守着房門不許人進去，怕婦女們聽了烈女的哭聲軟了心要偷偷地送飯給烈女吃。但不管她怎樣餓死，其餓死則一也，所以終歸是可敬的。而對於那些成就了這樣的美事的守着

屏門的男子，我也非常佩服。

但是，我們鄉間雖有許多節烈之女替我們增光，而使我鄉出醜的事也不少，所幸護衛禮教的道德家比做醜事的人更多：如姦夫淫婦被捉，便有許多道德家去砍他們的頭，寡婦有了私生子，便有許多道德家去逼她上吊，處女懷了胎，便有許多道德家去勸她投水，又如有一次一個寡婦再嫁，便有許多道德家去攔她的路，打破她的轎，把她趕回家，雖然後來這些道德家每人分了兩三塊錢，終於讓寡婦嫁去了，但他們終是替禮教出力的。有這許多道德家，當然是我鄉最大的光榮。

後來我到杭州，一次從杭州到普陀去，在船中看見紹興的河道的兩旁密密地排滿了婦女的牌坊，我對着這些牌坊正襟危坐，心中且喜且愧，喜的是節女烈女不但不世出，簡直是年年出，日日出；愧的是我鄉節烈牌坊還沒有這樣多。

去年，我在北京時，看見章錫琛、周建人兩位離經叛道之徒，有極端破壞性道德之舉，我乃拍案大罵，以爲二人者敗壞風化之罪魁也。（他們兩人向來有文章出，我都看的，但每次看了都搖頭，爲禮教前途歎息。）恰好這時有某大學教授出來大肆攻擊，取消章周二位道德的化外之民的國籍，這大教授的高論真得我心，真有功人心世道，使我這時憂世的尊崇道德的人得了不少慰安。我想中國究竟是禮義之邦，世風還很古，而且再古下去實在要比古時更古了。你想，首都的北大裡有這樣一位護衛道德的大教授，由這大道德家的教授教出許多道德家的學生，輾轉教下去，將來所有的徒子徒孫便都是道德家，如此中國世風何患不日上？中國道德禮教何患不蓋世？

章周二位道德叛徒又以民國日報上的新聞爲口實，該新聞原文如下：

『九江日前江水急流中，突由上流漂來一方木板，上面有人。義渡局急放救生船上前撈救，近視之，則板上仰臥一活着的少年婦人。上半截裸體，下截僅穿一單袴，手足被人用鐵條釘住，不能伸縮。兩腿中間放一男子之頭，鮮血模糊，並樹一木標，上書「救者男盜女娼」字樣。救生船見其情形奇怪，遂置不理……將船駛回，而以所見情形轉告於人。衆謂此必姦殺案，但也應撈起，以告官廳，從嚴根究。後以該木板順流而下，救之不及，不知到底流於何處。』（十三年八月七日民國日報）

不知這種現象正由道德不修禮教不講所致，若使全國男女老幼都成爲男道德家，女道德家，老道德家，幼道德家，白頭髮的道德家，睡搖籃的道德家，則姦淫的事自然要絕迹了。民國日報上這件新聞，我掐指一算便算出他的始末，既然算了出來便把他寫下來佈告天下。我寫這

篇耶穌的吩咐有三個原因：

一 這是一件維持風化護衛道德的盛舉，參與這盛舉的都是道德家，我把他們傳下來，使國人恭維他們，讚美他們，頌揚他們，模仿他們，多做些這樣可泣可歌的盛舉。

二 警戒天下男女不要學這一對男女的樣子，須知不守着道德禮教的人是不得善終的。

三 耶穌說沒有罪的人可以拿石頭打淫婦，我是提倡道德的人，當然沒有罪，當然有打淫婦的資格，無奈淫婦的屍首已經入海了，（假使從海裡撈起來，我也要把她鞭屍三千，我們講道德的人是不寬容淫婦的）所以我只得把這篇小說當作一塊石頭把姦夫淫婦痛打一頓。中國人向來以爲只有忠臣孝子大道德家做的東西才是好的，沒有殉過難割過股的人做的東西定沒有價值，我既不敢高攀忠臣孝子

大道德家（做小道德家總可以及格了罷？）又沒有割過股，殉難當然不必說了，我並不會有過借屍還魂的事，若殉過難那里還有今日執筆的五指？但我這篇東西的使命是要警世，是要勸人爲善，是要提倡道德禮教，望諸君把他當做感應篇陰騭文讀，幸勿辜負我一片苦口婆心！

——一九二六，五，七，序於上海。

去年做這篇小說的時候，是用嚴肅沉痛的態度，憐憫憎恨的態度去描寫的，現在却做了這麼一篇遊戲的序，但既寫下來也懶得重做了。

序後

語絲八十六期有一則通信，說莽原上所引民國日報的九江的新聞是抄襲清人的筆記；而我這篇小說是由這個新聞而起意的，所憑藉的既不可靠，豈不是無中生有麼？其實不然，我只取了這個新聞的江面上的情形，其餘的大都另有所本，並非憑空捏造。

世上只有信史，小說的信與否本不成問題，但恐怕有人要說我表現的時代不正確，誤前朝的事作今代的事，所以我在此聲明：這篇東西的支節雖屬意造，但她的綱要是根據六年前的一件事實，是有幾分『信』的。我這樣聲明是想人家說這是一篇『信』小說麼？不想，一點也不想。

再者，民國日報的新聞到底是不是抄襲也還是一個問題，你沒有到九江去實地調查過，所舉清人筆記只是一個消極的證據。這種事古時有過千萬次，難道現在便不再重演千萬次？曉得要再過幾千年才能不重演呢？

——一九二六，七，二三。

耶穌的吩咐

文士和法利賽人帶着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，叫她站在當中，就對耶穌說：『夫子，這婦人是正行淫時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，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，你說該把她怎樣呢？』

耶穌就直起腰來，對他們說：『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，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。』——約翰福音第八章，三，四，五，七節。

近來餘慶到姜村去得更殷勤了。從魏莊到姜村有四里路，餘慶吃了夜飯就到姜村去，第二天東方發白的時候回魏莊和他哥哥去種田。從前是三天或五天去一次，近兩月來，是每夜去了。這條路他已走了兩年半，他在黑夜裏閉着眼睛也能走，你要問他從魏莊到姜村有多少石版，他也回答得出。

餘慶這樣殷勤地到姜村去，乃是去赴他的密約，他爲了這甜蜜的會合，情願走來往八里的路程，有時下雨也要戴了簑笠冒雨去，從來沒有失過一次約。你若看見過那個少婦，你便知道餘慶的癡情與辛苦都是值得的，一點也不白花。那少婦名叫素娥，身材修短合度，眼睛水汪汪

地很流動口角邊兩個圓圓的靨兒，這些且不管他，最要緊的是年紀輕輕，只有二十二歲。伊雖不是絕代佳人，無雙美女，但餘慶所到過的這三十里周圍的每個村莊裏，却沒有看見過比素娥更美的。

素娥的丈夫姜慕尚，爲人溫厚樸實，極有禮貌，說話的聲音也很低，從不和人家高聲叫罵。他在N鎮一個布店裏做生意，N鎮離姜村有三百里路，他每年只回家住一個月。他的妻子和餘慶的關係人家早已知道了，可是他直到結婚後半年才得知。他聞知此事，心裏很難過，他這個素常不發火的人也憤怒了；但他是一等忠厚老實，又怕壞了名聲，所以他總是隱忍着。而且餘慶是一個聞名一鄉的好漢，筋強骨健，血氣正壯旺，懂得一手好拳術，曾經打敗兩個拳教師，他身上又時刻帶着尖刀，左近這些村莊裏那一個不怕他呢？

慕尚無法可想，非常氣惱煩悶。他最怕聽見烏龜這兩個字，這兩個

字使他痛苦極了，好像杵一樣搗他的心。他恨孔夫子造了這兩個惡毒的字，更恨世界上不該有烏龜這樣東西。他爲因恨烏龜連帶也恨鰲，他就連鰲也不吃了。他有一次聽着他的姪兒在家裏溫讀論語大聲地讀着『歸歟，歸歟』，他雖然幼時也讀過這部書，知道這個『歸』不是那個『龜』，但這個字的聲音總使他討厭，甚至使他覺得孔夫子也在嘲笑他。

後來慕尙發明了一件工作，想要研究世上做烏龜的究竟多不多，他希望最好天下的人個個都是烏龜，但他研究的結果很失望，世上做丈夫的人很多是有貞節的妻子的。但他讀過三國演義與水滸，那宋江的妻子不是不規矩麼？呂布的妻子不是董卓那裏弄來的麼？宋江呂布這樣大英雄尙且如此……他想到這一層，覺得很安慰，然而一轉念又不對，路旁邊不是有許多節婦烈婦的牌坊麼？這不是世上有許多貞節的女人的憑據麼？做那種女人的丈夫才真有福氣呵！他想來想去，無論

怎樣不能排解他的氣悶與痛苦

近來餘慶夜夜在慕尙家裏，和素娥兩人簡直和正式夫妻一樣，慕尙還沒有曉得，因為他在N鎮將近一年沒有回家了。姜村魏莊一帶却把消息傳得很廣了，大家聚會着閒談時總要談及此事，比人家談論報紙上專電欄裏的國家時事熱心得多。老年人談及此事，總是切齒地痛罵這一對姦夫淫婦；少年人談起來雖然也罵着，但那一種罵和老年人的罵大不同，那種罵裏面隱着有羨妬的意味，又隱着有自己沒有捷足先得而被別人得去了的不得志的意味。即如前幾天姜村有一羣人晚飯後在村口頭的橋上乘涼，談到這件風流事的時候，鬚鬚帶點花白的承祖公公便說：

『如今的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！我們年輕的時候這種事實不多見，便是長毛反的時候，天下亂的時候也很少有苟且的事。餘慶那東